

有人“心怀不轨”想撮合梅兰芳和孟小冬

李伶伶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长久以来,孟小冬这个名字,留在很多人记忆中的,已不单单是一代红伶,一介名优,而是一个在旧时代受封建毒害、历经坎坷的悲惨女人。很多人因为她两次为人妾、一生无后而掬同情之泪。于是,无论何时提及孟小冬,总统不过另外一个名字,梅兰芳。本书还原历史,廓清真相,再现当年被风传一时的梅孟之恋,讲述那段已经远去的恩怨情仇。

[上期回顾]

从十四岁到十七岁(即1907-1910年),梅兰芳在“喜连成”待了三年多,直到因为“倒仓”(即变嗓)而脱离了“喜连成”。在倒仓期间,梅兰芳结婚了。嗓子恢复后,十八岁那年,梅兰芳唱的第一出新戏,是《玉堂春》,《玉堂春》让梅兰芳一夜成名。与此同时,孟小冬也越来越有名,她和后与她命运息息相关的姚玉兰义结金兰。

热点关注

张宗昌看上了孟小冬

孟小冬搭班“白玉昆班”北上天津途中,在济南停了下来,应邀在庆商茶园演了几个月。此时,已是1924年了。在白玉昆班,挂头牌的自然是白玉昆,孟小冬挂二牌。

唱着唱着,孟小冬在济南也唱红了。一个女戏子,本来就惹人关注,何况是从大上海来的美貌和才艺并存,又年轻鲜嫩的美女子,那就更成为京城达官贵人、贾贾富豪的追逐对象了。这其中,有人称“狗肉将军”、“长腿将军”的军阀张宗昌。

张宗昌听了孟小冬的戏,只有一个感觉:好。这个“好”。一下子,他就成了孟迷,而且是捧孟派主力成员。到戏院看孟,张宗昌有些不耐烦了。于是,他在家办堂会,盛邀孟小冬。孟小冬心无杂念,哪儿有请,就到哪儿唱。在张府一连唱了好几天,张宗昌对她越发殷勤,甚至百般讨好。这让随行的仇月祥和戏班的其他人心生不安,更为小冬捏着把汗。

正在大家万分紧张的时候,张宗昌突然接到顶头上司、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电报,让他即刻赴京,商议迫在眉睫的军事大事。他万般无奈,只得匆忙结束堂会,“放开”孟小冬。就这样,孟小冬意外得以解脱。不久,直、奉冲突不断,战事频繁。混乱之际,孟小冬随白玉昆班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天津。

梅兰芳和孟小冬第一次同台演出

1925年,对于梅兰芳和孟小冬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重

要年份,特别是孟小冬,甚至可以说,这年是她艺术和人生的重要转折。因为在这年,她初次献声北京,一炮而红,从此定居北京。也因为在这年,她结识了梅兰芳。

这一年,梅兰芳的生活相对简单一些,他率承华社每周六、日在开明戏院演夜戏,剧目还是老戏、新戏并存。有一段时期,孟小冬也在开明戏院演戏,最受欢迎的是《南阳关》。一个演出于星期六、日,一个演出于星期五,梅、孟二人一时无缘相见。

不久之后,即8月23日,梅兰芳、孟小冬意外地有了一次合作演出的机会。

这天,北京电灯公司的冯姓总办为庆贺其母八十寿辰,在位于三里河大街的织云公所举办堂会。堂会主人有着这样的身份,因此,堂会的规格就一定不低。被邀请参加堂会的,都是京城名角儿,有梅兰芳、余叔岩、姜妙香、龚云甫等。

戏码确定了,角色也分配好了,谁都没有想到,在演出前一周,意外出现:主演余叔岩突然称病辞演。余叔岩辞演,恰恰给了孟小冬和梅兰芳合作的机会。

梅兰芳和孟小冬?有人一时不能想像这样的新组合。大多数人却眼前一亮,这不失为一个新奇的组合。一个男人,唱的是旦角;一个女人,唱的是老生。一个旦角,一个老生,是一对组合;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难道不也是一对组合?如果说梅兰芳和王凤卿的组合,是四平八稳,梅兰芳和余叔岩的组合,是强强联手的话,那么,梅兰芳和孟小冬的组合,则是独辟蹊径,具有意外之喜了。

在梅兰芳眼里,孟小冬是初升的太阳般充满朝气的新人;在孟小冬眼里,梅兰芳是高不可攀的伶界大王。作为搭档,他俩对彼此都很陌生。因此,正式演出前,对对戏,磨合磨合,的确是必须的。于是,那一天,在“梅党”主力成员、中国银行总裁冯幼伟位于东四九条35号的家里,两人正式见了面,彼此打了招呼,一个称“梅大爷”,一个称“孟小姐”。

然后,他们就穿着便服,演习了一遍《四郎探母》。梅兰芳饰铁镜公主,孟小冬饰杨四郎。之后,又经过几次合练,梅孟的《四郎探母》终于在堂会那天,如期登场了。演出很顺利,很成功。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孟小冬的艺术生命轨迹,因此改变了方向。

沾梅兰芳的光,孟小冬红了

孟小冬以一出《四郎探母》在北京城一炮而红,又因为和梅兰芳合作《四郎探母》而迅速跻身名角儿行列,演出邀约纷至沓来,她忙得不亦乐乎。频繁演出、灌录唱片,使她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这个时候,她认为可以将父母家人接到北京来了。很快,孟鸿群、张云鹤夫妇将上海的家清理之后,带着小冬弟妹一起乘火车奔赴北京。

在这之前,孟小冬在北京东城的东堂子胡同购买了一处住宅,房子不大,小冬自住一间,师傅仇月祥住一间,父母住一间,三个弟妹合住一间,就已经住得满满当当的了。孟鸿群身体原本就虚弱,加上旅途劳顿,刚到北京就病倒了。于是,孝顺的小冬又请了一个女佣,

负责家里烧饭买菜打扫卫生等杂事,还请了一个看门的男佣叫海公段,负责照顾三个弟妹。如此,房子就显得更拥挤了。

孟小冬的琴师孙老元并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但他天天要到孟家为小冬吊嗓、说戏。这里吊嗓,那里锅碗瓢勺叮叮当当,还有弟妹们的打闹,父母的呵斥,等等,院子里显得异常嘈杂。想想长此以往不是个事儿,孟小冬狠下心,决定搬家。不久,孟家又乔迁,迁居东四三条内的一个大四合院。

有人想撮合梅兰芳和孟小冬

自从1925年8月梅兰芳、孟小冬合作了《四郎探母》后,很多戏迷都盼望着两人能再度合作。不过那时,在营业戏中,男女演员尚不能同台,更不能同戏。然而,义务戏、堂会戏则是例外。因此,梅、孟若同台、同戏,只能同唱义务戏,或堂会戏。1926年下半年,机会来了!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为庆贺五十寿辰,决定办一次堂会。他这样的身份,应邀来唱堂会的,也一定不是一般人。于是,梅兰芳来了,孟小冬也来了。

有人提议,晚宴后的大轴戏,理应由梅兰芳、孟小冬合作一出大戏。这个提议立即招来众人反对。唱什么呢?一个生,一个旦,自然唱生、旦对儿戏,《四郎探母》唱过了,那就唱《游龙戏凤》吧。梅兰芳曾经和余叔岩多次合作这出戏,早已了熟于胸;孟小冬则有些发懵,因为她虽然学过,却从来没有演过。初演这出戏,她就要和梅大师合作,这着实让她大出冷汗。不过此时,她已经19岁了,

心智早已成熟,又多次跑码头,舞台经验也很丰富,加上她年少成名,多少有些心高气傲,倔强而不服输。在外人面前,她哪里会承认唱不了。于是,他俩第二次合作的剧目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这虽说是一出著名的生、旦对儿戏,但提议梅、孟合作这出戏的人,似乎另有他图,换句话说,有些“心怀不轨”。从该出戏的故事内容便可知,戏里有些情节不可避免地沾染情色成分。很多年以后,梅兰芳在他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里明确说戏里有一些“庸俗琐碎的表演”。比如,有一场戏,正德从下场门出来,走到李凤姐身后,搂抱住她的腰。还有些场次,极具挑逗性。之前,梅兰芳在和余叔岩合作这出戏时,不断地删减其中他认为的庸俗琐碎的部分。但是,因为剧情需要,还是不可避免地存有两人打情骂俏的细节。

在有些人想来,一个饰旦的男人,一个饰生的女人,本身阴阳颠倒,又在戏里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甚至动手动脚,是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具有极大的想像空间。他们要看的,或者说,想看的,就是饰演正德皇帝的女人孟小冬,如何挑逗饰演李凤姐的男人梅兰芳。因此,尽管梅兰芳、孟小冬一板一眼地唱,规规矩矩地演,在欣赏艺术的人眼里,他们一个活脱俏皮,一个风流倜傥,有情但不色、不浪,然而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他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看着看着,有人提议,何不将他俩撮合成一对儿?这样的提议,就像当初有人提议让梅、孟合作一样,立即招来响应。

中纺集团改制之际国资委主任袁方猝死

继迅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悠悠古中州,国企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国资委主任却突然猝死。堂堂大型国企,资产实际评估却只有区区五千万,上亿资产不知流向何方?背后究竟是谁在操作?人民财产,岂能如此践踏?新任国资委主任周子敬,不畏强权,历尽艰难,终于以正义压倒邪恶,铲除权恶势力……

小说《国资委主任》以独特的创作视角解构“腐败”的温床,作品笔力大胆而震撼,不仅呈现出作者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对腐败的深恶痛绝,更以自然性情流露的方式,旗帜鲜明地呼吁和呐喊,锥心泣血!

都市传奇

中州国资委主任袁方猝死

正值严冬时节,凛冽的北风呼啸着席卷中州大地。春节刚过,中州市爆出特大新闻,年仅47岁的国资委主任袁方猝死。有关其死因的传言像呼啸的北风刮个不停,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传言一:袁主任晚间在金冠大酒店接受宴请,席间豪饮,酒醉后引发脑溢血,送医院后不治身亡。传言二:袁主任酒后去洗桑拿浴,在蒸房里突发脑溢血,当即身亡。传言三:袁主任洗过桑拿浴又去了按摩房,些许时候,按摩小姐惊叫着从房内窜出,当人们闻讯赶来,袁主任已经气息全无。传言四:袁主任做完按摩又带着小姐去开房间,床第之间云雨无度,最后伏在小姐的身上死亡……

中州是一座盛产传言的城市,五花八门的传言都是绘声绘色,上至市委常委会的决议,下至市井生活的花絮,包罗万象,充满演绎和夸张。尽管传言来去无踪,但是,这些所谓的传言往往会被事实证明并非空穴来风。比如,去年盛传市里最大的国营企业——中州毛纺集团将要进行企业改制,全部资产评估作价,以挂牌拍卖的形式招商引资。

当时,人们似信非信,总觉得那样一个上万人的大型国营企业,总资产十多亿元,谁能有实力吞下这只“大象”?然而,这传言变成了现实。今年伊始,国资委主任袁方亲自挂帅,中州毛纺集团总经理郑天龙具体操盘,聘请相关机构对企业进行了资产评估,果真开始企业改制的进程。

但中纺集团的资产评估结果爆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惊闻,如此大型国营企业的全部资产仅仅评估作价3亿元,而且企业负债银行贷款尚有2.5亿元,实际上企业评估净资产居然仅有区区5000万元。

人们目瞪口呆!此项议案在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的时候引发激烈的争执。以市长韩光为代表的一方力促此案成立。而新上任不久的市委书记岳正达坚决反对,理由是此项提案疑团重重。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几番讨论均无结果。恰恰在此关键时刻,作为此项议案的始作俑者袁主任猝然撒手西去,留下难以言说的空白。

有关袁方主任猝死的传言愈演愈烈,而有关中纺集团改制的传言却变成了猜测不定的悬案……

一条奇怪的短信

黄昏时分,在省城通往中州的高速公路上,一辆黑亮的“奥迪”轿车飞速疾驰。

周子敬坐在后座上,胖壮的身躯显得车内的空间有些狭小。他原准备明天早晨才去中州赴任,没想到老领导——现任中州市市委书记岳正达急不可待地派秘书孙健和司机小吴驱车来省城迎接自己,盛情之下只得同老婆打个招呼便匆匆成行。看来,情况十分急迫。

周子敬曾经在岳正达的领导下工作多年。两人长期共事,相知颇深,关系甚好。前些时候,已经调任中州市委书记的老领导突然打来电话,征求他是否愿意调往中州市工作,并且明确告知中州市委常委和中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虚位以待。他没有片刻的犹豫,当

即欣然应允。

前来迎接周子敬的孙秘书坐在前排副座上,一路上几乎保持着沉默。这个年轻人初次见面给人一种沉静寡言的印象,一副墨镜眼镜衬着白净清秀的面庞,目光谦和而含蓄,言行举止分寸得体,表现出精干内敛的气质。周子敬由此对这位孙秘书产生几分好感,他最讨厌那种言张狂、狐假虎威的领导秘书,这样的秘书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车行无语,天色渐渐暗下来。刚刚驶入中州市的地界,周子敬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奇怪的短信:

中州中州怪事多,两个政府坐一桌,市长局长是小弟,一龙一虎称大哥。周子敬的心倏然一沉,短信显然暗有所指,隐隐透出一股强烈的民怨。

“孙秘书,你看看这条短信是什么意思?”周子敬把手机递到前面。

孙秘书接过手机扫了一眼,见怪不怪地淡淡一笑:“周主任,中州流言满天飞,听多了您以后就习惯了。”“这一龙一虎是何许人?”周子敬又问。

孙秘书递还手机:“这一龙,大号郑天龙,是中州市最大的国营企业中纺集团的总经理。这一虎,大号郑天虎,是中州市最大的民营企业金冠集团的老板。二人是亲兄弟,在中州无人不晓。具体情况,您到中州之后慢慢就知道了。”

流光溢彩,彰显着富丽堂皇的豪华气派。大门上端横立着五个金光灿灿的大字——金冠大酒店,字体锋芒毕露,有一种目空一切的霸气。周子敬指着酒店的招牌问:“这几个字出自谁人手笔?”“这是咱们韩市长的墨宝。”孙秘书调侃道,“怎么样?有没有气吞山河的气势?”周子敬有些不屑:“想不到市长大人还有如此雅兴。”

冷清的市委招待所

“奥迪”穿过两条街道,驶进市委招待所的大门。院内冷冷清清,车辆皆无。周子敬对此并不陌生,以前他来中州都要在此下榻。那时,这家招待所可谓是门庭若市,院内也是车满为患,夜夜酒宴相欢……为何如今变得门可罗雀?

招待所所长还是那位胖乎乎大咧咧的老林,他看上去已经失去了往日那种底气十足的风采,有一种无奈的颓然。

“欢迎,欢迎领导大驾光临。”老林摇头晃脑地迎上楼门。

周子敬在老林的引领下走入楼门,边走边问:“林所长,你这个招待所看起来不太景气呀!”老林沉重地叹了口气:“自从有了金冠大酒店,谁还来我这个小小的招待所?我这里没有酒吧,没有歌舞厅,没有桑拿浴,更没有小姐服务,如今的官老爷和有钱人一个个都要享受。”

“你这个老林打击面太大了吧?”孙秘书笑着嗔怪,“岳书记可是长期住在你这里,今天周主任不是也来了吗?”

“来这里的都是好官。”老林冲着周子敬直戳戳道,“如果你们哪天也去了金冠大酒店,那就变成了腐败官!”

周子敬笑了:“就冲你林所

长的这句话,我哪里都不去,就在这里扎根了。”

三个人一阵大笑。周子敬被安排在二楼的一间套房,里面是卧室和卫生间,外面是个小客厅,办公用品一应俱全。看得出,孙秘书安排得细致周到。

周子敬给自己泡上一杯茶,然后往家里拨了个电话,向老婆报声平安。接下来打开电视机,荧屏现出一对衣着光鲜的俊男靓女。男播音员略显生涩拘谨,面对镜头表现出手足无措的紧张。女播音员十分漂亮,一头乌黑卷曲的长发,两只娇媚明丽的眼睛,猩红性感的双唇张合之间发出银铃般悦耳的声音。

此女芳名刘燕燕,原是省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在一次来中州演出之际,受到韩市长的单独宴请,之后不久便调到了中州市,做了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刘燕燕同韩市长之间的绯闻流传甚广,在中州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级人物。周子敬对此女早有耳闻。

电视台的地方新闻简直成了韩市长的专题报道,一连数条都是关于韩市长的行踪——频繁地会见,不停地视察,既有签订协议,又有发布指示,一开口若悬河,一边指手画脚,给人日理万机的印象。

地方新闻播报完毕,接下来是当地的天气预报。周子敬突然产生巨大的疑惑,整整半个小时的地方新闻竟然没有一条有关岳书记的报道!堂堂中州市的一把手仿佛根本不存在一般,似乎全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周子敬打了个冷颤,他隐隐感觉到在中州的上空笼罩着浓重的阴霾,似乎也领悟到老领导急急把自己调来的意图。看来,前面的道路很可能布满荆棘和陷阱。